

河

防

一

覽

(一)

中國史學叢書
吳相湘主編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

河防一覽 (三冊)

撰者：明·潘 手 訓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代表人：劉 國 瑞

發行者：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五〇號
郵政劃一四六六號
電話：七

定價新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八四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原版：高 22 cm・寬 15 cm

出版前記

編輯叢書以保存及流傳資料，在中國已有七百六十餘年的歷史。

在這悠長的歲月中，歷代刊行的各種叢書號稱數千部，其中個人詩文集約占半數，內容割裂實際不合叢書體例的又居其餘之半，其名實相符者仍有數百部；即經過商務印書館再三精選後刊行的「叢書集成」，內含各種叢書也有一百部之多。這在中國出版界真可說是洋洋大觀，對於促進歷史文化的研究與發展實在有難以形容的價值。

但在這樣龐大的數量中，使用「史學叢書」名稱的却只有清光緒年間廣東廣雅書局的一部。

事實上：歷史學在中國是發達最早的一門學問，二千餘年來連綿不斷地繼續發展，並且隨著時代演變更新進步。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國史學真可說是一枝獨秀。近年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爲世界各國學術界一時風尚，中國史學先哲前賢的珍貴而豐厚遺產，更受到舉世的重視和尊敬。惟其如此，我們自然可以堂堂正正高舉中國史學的大旗，這就是本叢書命名的由來。

中國史學的範圍非常廣泛，要想在這一部叢書中包羅萬象，是事實所不許；今惟有在適應當前中外學人的普遍興趣以及編者個人學識能力的原則下，決定一個方向，就是以明清史料作本叢書編輯的優先對象。

至於史料的選擇取用，主要原則在「實用」與「罕見」，由編者綜合若干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而後

決定；是這樣地集思廣益，應該可以適應一般需要。

對於史料的形式，也就是版本，儘可能選用初刻或精刻的善本，在「罕見」的原則下自然更注意搜求手寫稿本。

印刷方法是完全按原版影印，不加描摹，因為此時此地印刷廠沒有描摹的人才；並且爲適合國內多數學人的購買能力，對於許多卷帙浩繁的書籍是採用縮小影印方式，以減少篇幅降低成本。至於罕見的手寫稿本則儘可能地按原書大小影印，以便閱讀。

選印在本叢書內的每一史料也就是每一部書，編者都儘可能地約請專家學者撰寫序跋，指陳其價值或版本異同，中外學人當可一目瞭然其書內容大要。

儘管在編印體例上有若干與衆不同的改進，但一定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希望海內外方家多加督責，以便隨時更新。

朱湘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於臺北市

河防一覽叙

河防一覽者何。

宮保印川潘公志防河之績也。潘公

自嘉靖乙丑迄于今日奉

三朝命以從事于河漕之間。前後二

十七禩矣。其功艱而鉅。其畫詳而

密。其耳目之所狎。精神之所系。

若與水相忌者。

國家萬萬年大計在焉。志之以示後
世。無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
治漕也。河者漕之藉也。然則古之防
河也。避其害。今之防河也。資其利乎。
曰。唯。否。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
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為都會。河

流碣石以入于海。兗浮濟。漂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楊浮江。漢豫浮于洛。梁浮潛。沔以入于渭。雍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不通于河者也。漢西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于渭。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渭。上

未嘗不藉于河也。獨今日然。則
分之防河也奚益。曰二十七年之中。
大役于河者三。其功皆成于因。始
而飛雲之決。則開南陽。以往新渠
二百里。以避河之險。因而避之也。已而
清口之役。則合河淮之流。以趣于海。
因而合之也。其後銅瓦之決。則堤大

名上流以防其潰。因而隄之。九公之
成功皆因也。而淮河之績為家。即萬
世不能易焉。嗟夫。古之聖人見轉蓬
而為車。觀落葉而造舟。察列星
而象四時。視月行而推晦朔。未嘗無
所因者也。況夫四瀆之派。呼吸吐納。
天地之性。關焉者乎。禹能通九道。

陂九澤。播九河。疏九川。東注之海而
不能使水西流。因其勢也。故曰三
代之寶莫如因。則無敵。此之謂行
所無。也。蓋自河淮議興而謀夫
盈廷。多以為當瀾海口。不思海口
之壅。河淮分也。則以為當開故河。
不知河淮之分。隄防潰也。是故

堰之隄成。而淮不東。崔鎮之隄成。而河不北。以河予淮。以淮予河。而以河淮予海也。又安用瀾海。而只安用復故河。為此所謂曰也。曰者。水之道也。漕渠之要在河淮之交。而公之績。亦以此為家。故特著焉。後之防河者。第因公之成。勞而時修備。

之則智亦大矣。故曰志之以示後也。

萬曆辛卯季夏下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前

經筵日講會典副總裁知

起居注官濟北于慎行頓首拜

書

刻河防一覽引

季馴生而顓蒙居東海之濱。不知所謂黃與淮者。長而計偕北上。尋奉使南遊。亦貿貿然惟舟之所之耳。河中沙渚累累。操舟者尋隙而進。竊謂河道固然也。嘉靖乙丑。謬承總河之

命時黃決沛縣之飛雲橋而穀亭沙
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馴
之惶懼無措道謀滋起莫知
適從曰吾其問諸水濱乎乃溯
流而西延袤荒度故道新衝烟
然在目所至則進田間老叟與
長年三老而問之乃知河性喜

故決而衝者。過潁在山之水也。
非其性也。喟然嘆曰。河在是矣。
業有成議。力請僅得復留城以
下。故河六十里。隆慶庚午。河決
■睢。渠成平陸。奉

命再治。而故道盡復。萬曆戊寅。三奉
璽書。以右都御史總督河漕。時黃決

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東。清桃
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
郡邑。則匪爲巨浸。懷山襄陵矣。
爲馴慮者曰。爾居常欲復故道。
今故道安在哉。馴曰。是固難。第
無他策。乃以身先之。芟舍爲居。
腐心蒿目于畚鍤間者八閱月。